

传神文笔足千秋

《红楼梦》人物论

李希凡 李萌◎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传神文笔足千秋

《红楼梦》人物论

李希凡 李萌◎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 / 李希凡, 李萌著.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6
ISBN 978-7-5473-1127-1

I. ①传…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红楼梦》人物—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 087916 号

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毫米 1/16

字 数: 489千字

印 张: 33.25

插 页: 32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27-1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 52069798



李希凡与女儿李萌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中国扬州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



鲁迅曾经说过：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花边文学·看书琐记》）

这“眼光”“种种”，足以概括“红学”研究的百年“奇景”。

我们深知，《红楼梦》的感人肺腑，魅力无垠，在每个读者心中都装着一部令自己感动的《红楼梦》。《红楼梦》的博大精深，早已凝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深深植根于你我的心灵之中。

鲁迅又曾说过：“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这本《红楼梦》人物论，虽然只是写出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了我们的感动和爱憎，但终极目的还是试图解读这部伟大杰作的真、善、美。我们期待，能像朋友那样与您作一次研读《红楼梦》的交流，而这种研读和交流，将是敞开心扉的，求真务实的，也是趣味盎然和渐进久远的。

——作者题记



- 1 围绕着“老祖宗”
——贾母论
- 19 “钟鸣鼎食之家”的末世君子
——贾政论
- 35 “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略论贾府诸爷们儿的末世形象
- 52 信佛的“大善人”
——王夫人论
- 70 “你倒也三从四德”
——论邢夫人
- 82 老太君座上一“清客”
——论薛姨妈
- 93 “都是些阴微鄙贱的见识”
——论赵姨娘



- 109 “行为偏僻性乖张”
——贾宝玉论
- 138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林黛玉论
- 169 “可叹停机德”
——薛宝钗论
- 194 “都知爱慕此生才”
——王熙凤论
- 218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
——贾探春论
- 241 “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史湘云论



- 262 / “三春争及初春景”
——论贾元春
- 272 / “懦小姐”与“孤介士”
——贾迎春与贾惜春性格略说
- 284 / “金玉之质，终遭泥陷”
——论妙玉
- 296 / “如冰水好空相妒”
——论李纨
- 307 / 丢了魂儿的秦可卿
- 319 /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晴雯论
- 338 / “平生遭际实堪伤”
——论香菱
- 351 / “一辈子不嫁男人……乐得干净呢”
——论鸳鸯
- 364 / 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中行走
——论平儿
- 374 /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花袭人论
- 391 / “一片真心为姑娘”
——论紫鹃
- 402 / 丫头群中的二“情烈”
——论金钏儿自尽与司棋被逐
- 413 / “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
——大观园丫头群掠影
- 433 / 梨香院的“离魂”
——十二小优伶的悲剧命运与龄官、芳官、藕官的悲剧性格



- 447 / 尤氏姐妹的悲剧人生
- 463 / “品味”刘姥姥
- 474 / 说“呆霸王”薛蟠
- 484 / “那都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们”
——论荣国府“另类”女性的众生相
- 500 / 两个快嘴的小厮
——漫话茗烟和兴儿的个性化的创造
- 511 / 释焦大醉骂
- 516 / 修订版后记



围绕着“老祖宗”

——贾母论

荣宁贵族之家的“老祖宗”贾母，是一位有着非凡气质和智慧、非常懂得生活和享受的封建家长和贵妇人的典型。她自然不是《红楼梦》中的主角，但却是荣国府生活的主宰。正是在她的慈爱的庇护下，才有了小说中宝玉、黛玉、凤姐、湘云们所生活和成长的环境背景。可以说，《红楼梦》所展现的封建末世贵族生活的厚重的历史画卷，正是围绕着这位“老祖宗”而多姿多彩地渐次展开的……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谈到“境界”的审美内涵时说：“言气质，言神韵，不若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而“大家之作”之所以有“境界”，又是“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当然，艺术境界和艺术形象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说特定的艺术形象是产生特定艺术境界的母体。没有对“真景物”（包括人物、环境）、“真感情”的“所知者深”的艺术概括，也就不可能在文艺作品中造成生机盎然的艺术氛围和耐人寻味的艺术情趣，从而触发人们的感知、共鸣与联想。而“老祖宗”贾母这一典型人物的形象与性格的创造，正是在那一幅幅家庭行乐图的“境界”中完成的，其贵族老妇人的气质、神韵，也在曹雪芹对“真景物”、“真感情”的艺术概括中得以确立。

贵族之家的“宝塔尖”

曹雪芹在他的杰作《红楼梦》中，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感知的封建末



世的世态人情、礼教习俗、文化娱乐等历史性生活风貌，富有情致地编织在小说的艺术情节里。其中最为精彩的当属从宫廷贵妇到贵族太太、小姐，从管家婆、丫鬟到市井村奴的封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众生相的群体性塑造。这史诗般的全景式展现，构成了其独有的、恢宏的艺术境界。若从描绘荣宁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的“境界”来看，对家族之长贾母这一“宝塔尖”式典型人物的塑造，则具有不容忽视的点化作用。

王昆仑先生在《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一文中做过这样的比喻：“这一个历史悠远、支系繁杂、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贵族家庭，是一座横竖宽高、五光十色巍峨然的金字塔，那就是‘多福多寿多儿孙’的‘老祖母’贾母。”还说：“在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史传和文艺典籍中，并不容易找到贾母这样一个上层社会老妇人的完整的传记。”在《红楼梦》中，这贾母的完整的“传记”，则是自然地渗透在鲜活的艺术情节里，且升华为活跃着其独特个性生命的“史传”。

在《红楼梦》第四回所述的“护官符”——金陵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里，形容荣宁贵族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一句之下，脂砚斋有这样一段夹批：“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十二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而贾母史太君，能高踞于这一庞大繁杂的贵族之家的“金顶”，也自有其荣耀的出身和经历。她是被称为“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史家侯门千金，嫁的是荣国公长子贾代善。据她自己回忆说，她嫁到荣府的时候，曾做过重孙媳妇，而她自己现在也有了重孙媳妇，上升为全家族“老祖宗”的至尊之位，只有如贾代儒和几个远方妯娌与她平辈，但这些人都不过是穷本家，自然无法与她这位国公爷的诰命夫人相提并论。

曹雪芹在小说中对荣宁贵族在朝中富贵显赫的权势的描述，主要是通过几件婚丧喜庆的大事加以表现的。贾元春晋封贵妃以至归省庆元宵，自然是整个家族泼天的“非常喜事”，但描绘的已然是末世的奢华，富丽中蕴蓄着哀愁；“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则是通过贾珍为儿媳秦可卿大办丧事，描写了宁府贵族违反常情的铺张糜费，那丧仪上官客送殡的风光，也只是列举了名单而已。曹雪芹把真正表现荣宁贵族的显赫地位的篇章，留给了“老祖宗”贾母的八旬寿庆：



因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之庆……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荣宁两处齐开筵宴，宁国府中单请官客，荣国府中单请堂客，大观园中收拾出缀锦阁并嘉荫堂等几处大地方来作退居。二十八日请皇亲驸马王公诸公主郡主王妃国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阁下都府督镇及诰命等，三十日便是诸官长及诰命并远近亲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贾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贾政，初三日是贾珍贾琏，初四日是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共凑的家宴。初五日赖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凑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环四个，帑银五百两。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只，伽南珠一串，福寿香一盒，金铤一对，银铤四对，彩缎十二匹，玉杯四只。余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

至二十八日，两府中俱悬灯结彩，屏开鸾凤，褥设芙蓉，笙箫鼓乐之音，通衢越巷。宁府中本日只有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乐善郡王并几个世交公侯应袭，荣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静王妃并几位世交公侯诰命。贾母等皆是按品大妆迎接。大家厮见，先请入大观园内嘉荫堂，茶毕更衣，方出至荣庆堂上拜寿入席。大家谦逊半日，方才入席。上面两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叙，便是众公侯诰命。左边下手一席，陪客是锦乡侯诰命与临昌伯诰命；右边下手一席，方是贾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带领尤氏凤姐并族中几个媳妇，两溜雁翅站在贾母身后侍立。（第七十一回）

若孤立地看，这只是一节介绍性的文字，但却描摹出这个皇亲国戚之家真实生活中的大排场。贾府之贵，贾母之尊，也透过这样一个平铺直叙的盛大场面，展示着非同寻常的声势与气派。当然，这只是荣宁贵族在社交生活中“贾母主位”的一次集中体现。若从《红楼梦》的主人公多系贵族闺阁中的少女且作者的立意又是要“为闺阁昭传”的意义上讲，小说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具体的生活场景，主要都集中在这个贵族大家庭的内闱，而处于这内闱“宝塔尖”位置的，当然就是“老祖宗”贾母了。所以，在《红楼梦》中，有



关这贵族之家内闺活动的“事境”描写，几乎都是围绕着她而展现的。至于荣宁贵族生活习俗的各种场面，就更是以“老祖宗”为主体，构成其特有的艺术境界。譬如，表现贾母日常生活的排场，曹雪芹通过三个不同人物眼睛的观照，营造出三个不同层次的映象：

第一个映象，是通过贾母的外孙女、贵族少女林黛玉初进贾府吃第一餐接风宴时的感受来传达的：

……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侍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话儿。”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说了两句闲话，方引凤、李二人去了。（第三回）

这秩序井然的一餐饭，不只形象地描绘了荣府饮食起居有着怎样的上下尊卑的礼法规矩，而且透过林黛玉的眼睛很形象地显示了贾母在这一贵族之家至尊的“宝塔尖”的地位。

第二个映象，是凭借前来荣府“打抽丰”的村妯刘姥姥的所见所闻来展示的：

……彼时大观园中姊妹们都在贾母前承奉。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并不知都系何人。只见一张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鬟在那里捶腿，凤姐儿站着正说笑。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陪着笑，福了几福，口里说：“请老寿星安。”贾母亦欠身问好，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第三十九回）



贾母这位老封君的日常生活，与来自社会底层的村姬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因而，刘姥姥心中的感受自然大不同于贵族小姐的林黛玉，她的所见所闻，可谓是“人间天堂”般的雍容华贵，满眼的锦衣玉食，很生动地展现了贾母如众星捧月般的养尊处优的生活。

第三个映象，是透过一位宫廷六品太医的眼睛来观照的：

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阶，跟着贾珍到了阶矶上。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又见宝玉迎了出来。只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蝇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着绿戴宝簪珠的人。王太医便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道：“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一面说，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上。老嬷嬷端着一张小机：连忙放在小桌前，略偏些。王太医便屈一膝坐下，歪着头诊了半日，又诊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第四十二回）

你看，他是那样的小心翼翼，连甬路都不敢走，只走旁阶；见了贾母，生怕失礼，“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回答贾母问话时，也是“躬身低头，含笑回道”；诊脉时还要“屈一膝坐下”，诊脉后，又是“忙欠身低头退出”……这节描写不仅写出了六品太医（他还是“供奉”——即御医）眼里贾母的威仪，还通过这位御医对荣府太君的一系列谦恭的表现，传递出荣宁贵族当时势倾朝野的画外音。

小说通过这三个不同人物眼中的不同映象，描摹出“老祖宗”贾母位尊身荣的生活品质，它们给予读者的艺术感受和联想肯定是多方面的。

再扩展开去，在“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第五十三回）的森然有序的祭祖大典上，主祭正是这位“老祖宗”担纲领衔。她把一道道供菜“捧放在桌



上”，并第一个“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在“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第五十三回）送旧岁、迎新春的节日里，贾府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又何尝不是在迎合、揣摩她的心理、癖好，想方设法地博她欢心，以讨个吉祥如意的象征，增添节日的气氛。连九岁的小戏子文豹都懂得“发科诨”：“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来博取“老祖宗”的欢心！那贾珍之流，则是做足了讨贾母欢喜的“功课”：“贾珍贾琏已命小厮们抬了大簸箩的钱来，暗暗的预备在那里……听见贾母说‘赏’，他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满台钱响，贾母大悦。”再如，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一节，虽说主旨是要刻画凤姐机敏、活跃、讨巧的性格特征，但如果没有“老祖宗”“破陈腐旧套”的卓有见识的“掰谎记”做由头，又哪里会有王熙凤惟妙惟肖施展那“好刚口”的机缘呢？

可以说，荣宁贵族的内闱生活、礼法习俗以至权势威仪，就这样，从内到外、由表及里地通过这位“老祖宗”的日常生活场景，或细致入微，或气派十足地呈现在小说中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画面里。它们有机地汇合成一个色彩斑斓、包罗万象的整体，全方位地展现着封建末世的人生百态，以其独到的巨大魅力丰富着读者的视野、情趣与见识。

懂得享受的“福寿老人”

贾母出身贵族豪门，自然从小就多有“福寿”，又嫁给荣国公之后，其丈夫贾代善坐袭父荫，那时正逢荣宁贵族的鼎盛时期。作为金陵世家，昔日“太祖皇帝仿舜巡”接驾的盛典，她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亲历者，而这正是她倚老卖老嘲笑王熙凤“没见过世面”的资本（“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第十六回王熙凤语）。她所经历的是安富尊荣的一生，尽管她也做过小媳妇，但现在却早已“熬成”子孙满堂的“太祖婆”了。而侍候过她的管家、奴仆、小厮、仆妇、丫鬟，就更是不可胜数。这荣宁二府虽如冷子兴所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但维持这位“老祖宗”的锦衣玉食还是有着充分保证的。何况，她自己又一贯是以享乐自娱的老到的积极追求者而自居的人呢！



在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中，就因为贾母的“凑热闹”，而出现了牵动贾府内闱、举家前往的热闹无比的“盛况”：

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珠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纤，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的丫头司棋、绣桔，探春的丫头侍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香菱的丫头臻儿，李氏的丫头素云、碧月，凤姐的丫头平儿、丰儿、小红，并王夫人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儿去的是金钏、彩云，奶子抱着大姐儿带着巧姐儿另在一车，还有两个丫头，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娘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蹭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碰折了我的扇子”，咕咕呱呱，说笑不绝。周瑞家的走来过去的说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笑话。”说了两遍，方觉好了。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早已到了清虚观了。（第二十九回）

这真是一幅精彩绝伦的“真境逼而动境生”的风俗画！是一幅贾府女眷群体出行图。这样的精致在《红楼梦》中绝无复笔。而这原本一个小小的斋事，正因为“老祖宗”的兴之所至，才有了如此的规模和声势，且不只牵动了这贵族之家的上上下下，还惊动了京城的贵族显赫。开始是冯将军、赵侍郎家都遣人来送礼，后来，“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醮，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亲近友、世家相与都来送礼。贾母才后悔起来，说：‘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我们不过闲逛逛，就想不到这礼上，没的惊动了人。’”（同上回）正如凤姐所说“都是老太太闹的”，这个“闹”字可谓点睛之笔，既生动又精准地概括了贾母和这个贵族之家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哪怕仅仅出于自娱之乐的“闲逛逛”，竟能在京城的亲朋好友中引起这么大的“动静”，的确是非同寻常。曹雪芹也借着贾母这一“闹”，在这清虚观打醮的斋事里，穿插、编织了



如凤姐的作威作福打骂小道士，贾珍的叫管家、啐贾蓉，凤姐与张道士调侃说笑等富有情趣的细节，生发出十分逼真而又耐人寻味的世俗生活景象。

封建宗法统治的构架，以至高无上的皇权作为它的金顶；成为其基础的“诗礼簪缨之族”，也同样需要一个全家族所尊崇的偶像，作为凌驾于诸种矛盾之上的宗法和孝道的象征，自然也是整个家族安富尊荣的现实的楷模。从这两方面看，贾老太君都是够格过硬的人选。在荣宁二府，她不仅是硕果仅存的“国公爷”的老封君，经历了荣宁贵族权倾朝野的鼎盛时期；还在家族进入末世之际，成为皇帝宠妃之祖母，使家族又有了复兴的希望。真可谓福寿双全，一生交着好运。对于“老祖宗”，王熙凤奉承说，她“从小的福寿就不小”；刘姥姥也逢迎说：“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而贾母自己则不无满足地向刘姥姥宣称，她“不过是个老废物”，“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不过嚼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顽笑一回就完了”。因而，及时行乐是她生活所必需，也是她的儿孙们供奉她以维系宗法权威的一种传统。所以，围绕着她而展开的这个贵族之家的生活的“事境”，自是呈现出五光十色的氛围。

贾母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既追求享乐又能自得其乐。她一会儿给薛宝钗过生日，一会儿又给王熙凤“攒金作寿”，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乐子。薛宝钗和王熙凤都很会揣摩这位“老祖宗”图热闹以自娱的老小孩心理，而哄她高兴甚或是争宠自然也成为晚辈们乐此不疲的追求，这就给《红楼梦》的日常生活的描写，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趣事：

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他稳重和平，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蠲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他置酒戏。凤姐凑趣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作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戏。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巴巴的找出这霉烂的二十两银子来作东道，这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掯我们。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己只留于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说的满屋里都



笑起来。贾母亦笑道：“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是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儿。你婆婆也不敢强嘴，你和我唧唧的。”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处去诉冤，倒说我强嘴。”说着，又引着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

到晚间，众人都在贾母前，定昏之余，大家娘儿姊妹等说笑时，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等语。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

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然后便命凤姐点。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贾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黛玉因让薛姨妈王夫人等。贾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笑，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说着，大家都笑了。（第二十二回）

“老祖宗”的小小的提议，乃是一时兴起，招引来众人的如此奉承，也使她自己从中获得了“十分喜悦”、“更加欢悦”、“更又喜欢”的极大享受，而这样的生活情景也为读者的艺术感受增添了同乐的兴味儿。

《红楼梦》第四十回、四十一回“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些篇章，作者除了要透过平民的目光对比地展现荣府贵族之家的生活天地外，还要在这贵族的世界里塑造出那个来自民间的迥然不同的刘姥姥——一个有着多面复杂性格的精明而又不失淳朴的村妪。而假如没有整日寻求新鲜消遣的“老祖宗”的参与，王凤姐又如何能独自导演出这样一场有声有色的“大戏”呢？这次荣府贵族女眷奢华的家庭聚会，给来自社会底层的刘姥姥以眼花缭乱的震撼，因而也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使刘姥姥与贾母这两位贫富悬殊、地位迥异的老妇人的形象，在相互映照中，形成一种妙趣横生的艺术感染力。王昆仑先生称赞道：“作者有本领使这两个年龄相近而地位悬殊的老妇人，一个从天上讲话，一个在地下应声，竟能说得那么和谐有趣。”反映生